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

ZHONGGUO XIANDAI SANWEN JINGPIN WENKU

ZHONGGUO XIANDAI SANWEN JINGPIN WENKU

太阳下的风景

宗璞 王蒙 林斤澜 张洁 冯骥才 等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

太阳下的风景

(京)新登字 03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太阳下的风景/多人著.-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3
(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

ISBN 7-5004-1706-3

I. 太… I. 多…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4382 号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艺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5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2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2.5 插页:4

字数:317 千字 印数:20001—28000 册

定价:15.50 元

主 编	钱谷融	陈子善	
编选人	杨 扬	袁庆丰	刘洪涛
	高恒文	万 燕	倪文尖
	范家进	郑家建	

编 选 说 明

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委托，我们编选了这套十卷本的中国现当代散文选。考虑到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散文创作发展的脉络和当代读者的阅读兴趣三者的兼顾，我们对入选作品按如下要求进行：

一、入选范围为“五四”至 90 年代中国大陆作家发表各类白话散文作品。1949 年以后虽已去了海外，但创作生涯在 1949 以前即已开始者，则选择有代表性的入选。

二、入选作品根据作者出生先后编排，并尽可能注明出处，入选作家的生平也略作介绍。

三、一些极为常见，流传很广的散文，包括近年发表的许多人们熟知的作品，因查找较为方便，只能酌情入选。

四、对近年新发现的一些较为优秀的作家佚文以及颇有特色的学者散文，加以适当补充，以便扩大读者的阅读范围。

当然，单靠我们这几位编者，在很短的时间里编选这样大规模的散文选，疏漏或不足在所难免，欢迎海内外专家和读者批评。

1995 年 1 月于上海

序

钱谷融

散文要有真性情，它不受拘束，最忌造作，要自由自在，逞心而言。许多人都说散文要“形散神不散”，他们是从文章本身立论的。我却想从人的方面来讲这个“散”字。我以为这个“散”字，可以解释为散淡的“散”。诸葛亮在司马懿大军压境，直逼城下的时候，万般无奈，只得摆起“空城计”来。不管历史上是否真有此事，京戏中诸葛亮的一句唱词“我本是，卧龙岗，散淡的人。”听来不但回肠荡气，令人低徊流连，咏叹再三。而诸葛亮那种野云孤鹤般的襟怀，潇洒中难免有一点苍凉颓唐，更使人感到天地悠悠，世事沧桑，不由得平添了不少感伤。而诸葛亮在这样的時候，能从容地自抒怀抱，说自己是个散淡的人，那是真够“散淡”的了。诸葛亮唯其是个散淡的人，所以后来尽管有违初衷，不得已做了刘备的谋臣，建立了不世的功勋，而他文章，虽然为数不多，但流传下来的，也都是不乏真性情的好作品。这关键，我以为就在于诸葛亮是一个能够“散淡”的人。能够散淡，才能不失自我，保持自己的本真；任何时候都能不丧失理智的清明，做官能够不忘百姓，写文章能够直抒胸臆，绝无矫揉造作，装腔作势之态。这就自然能够写出些别人爱看的好文章来。

做散淡的人，当然也并非轻而易举的事。在荣利面前，有几个人真能漠然处之，抱“富贵于我如浮云”的态度？尤其是在权势面前，谁又能依旧我行我素，昂然挺立，不稍低头？这真是谈何容易！但是，要写出好文章来，特别是要写出好的散文来，就必须先成为

一个散淡的人。今天真能散淡的人，不说没有，但也真如凤毛麟角，着实稀罕。好散文之所以难得，其故多半正在于此。

散文是最自由的。大家都非常希慕自由的境界，都愿意能摆脱一切羁绊，特立独行，任情适性，过一种无往而不逍遥的生活。但这虽不说是绝无可能的世上难有之事，总也犹如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即；只能企慕，而万难得到的东西。不过，说到底，最高的自由，是心智的自由。心智可以说是天生自由的，永远自由的。谁能禁锢剥夺你的心智的自由呢？不许你这么想，只许你那么想，但思想在你心中、脑里，你偏要这么想，偏不那么想，谁又能奈何你呢？孔子说“求仁得仁”，正如你想做一个仁者，都是任何力量都无法阻止你的。何况我们现在谈的是写文章，尤其谈的是抒发性灵的散文，又不是叫你去议论朝政，写出一些惹事生非、惑乱人心的东西，谁会来剥夺你的这种自由呢？今天是一个开明的时代，散文家完全享有自由的广阔天地。不过，尽管如此，恕我直言，却也不是所有的散文作者，都是善于利用这个自由的气氛，充分发挥散文的自由自在的长处的。原因就在于许多人还有不少私心杂念，想利用散文来达到他某种个人的目的，就是说他还不能做一个“散淡”的人。

做一个散淡的人，的确不太容易，尤其是如果想求之于人人，那不但要求过高，甚至是绝对不可能的。不过，散文要写得自由自在，除了人要散淡这个比较艰难的一条路以外，还有一个简便易行，人人能做、人人可走的一条路，那就是做一个“真诚”的人。尽量说自己的话，既不要人云亦云地一味跟随别人，专拣别人爱听的话说；也不要为了与人争奇斗胜而故意标新立异。当然，为了保护自己，你也大可不必有意触犯时忌，讲一些危言耸听的无补大局的话。但你无论如何决不要发违心之论，说一些自己本不想说而且内心也并不以为然的话。这一点该是能够做到的吧？能够如此，那么，你的散文即使写得并不怎样好，总也有值得看的东西在，总还不失为一篇多少有些个性的东西。

所以，概括起来，我对散文，要求的是真诚、自由、散淡。能够成为一个散淡的人，真诚地写作，就可以达到自由的境界，写出真正令人爱读的散文来。果能如此，那么中国的散文将会日见辉煌，不但可以无愧于我们祖先所创造的如此绚丽灿烂、光彩夺目的优秀散文传统，而且可以在世界的散文园地里，独树一帜，使人仰慕，引人赞叹。

以上这些话是在去年8月29日为三位年轻朋友编选的一本散文精品集的出版而写。现在拿来作为这套十卷本的《中国现代散文精品文库》的序文，显然并不完全合适，因为这套书所说的散文是个大散文的概念。中国过去，散文是与韵文、骈文对称的，凡不属于诗词歌赋涉及曲子之类的散体文章，都称散文。我们现在则是按照文学类型的四分法，把诗、小说、戏剧之外的作品都称做散文。不管它的笔调是严肃的庄重的，还是随便的轻松的，也不管它的题材是属于写景、抒情，还是叙事、记人，甚至说理的、论学的，都包括在内，范围内容非常宽泛。当然也不是漫无边际，丝毫不加限制。首先自然要考虑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都要有些文采。要像梁昭明太子萧统所说的“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者方能入选。因此选得最多的当然是美文，特别侧重于妙发性灵，独抒怀抱的随笔一类。我们在《编选说明》中曾说我们的意愿是尽可能做到“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散文创作发展的脉络和读者的阅读兴趣三者的兼顾。”说到散文创作发展的脉络，由于我们选材范围比较宽泛，自“五四”到90年代间出现的著名的和较有特色的作品，都尽量加以收罗。又是按作者生年先后编排的，所以即使我们并不刻意追求，中国现代散文发展的脉络，也能自然体现，清晰可见。至于读者的阅读兴趣，那当然是各种各样，难以穷尽的，也无法一一列数。而我们所选的文章，既然是文学作品，那么其内容就必然涉及到与人有关的一切，涉及到生活的各个方面，包括生活的过去与未来，现实与理想等等，它们同样必须也是无

比广泛的。我们编选时特别注意搜罗那些能反映历史上曾有过重大作用和影响的知名人士（尤其是关于知识界和学术界的知名人士）的活动的有关文章，相信大家阅读时，定会感到兴趣。而且由于这些文章，过去往往流传不广，时隔愈久，知者愈少，尽管涉及的都还是本世纪内的人和事，但对今天的中、青年读者来说，已非常隔膜；骤然接触到，恐怕已仿佛有在读上古史的感觉了。我们把这些文章收集汇印在一起，也有保存历史资料，省却大家翻检之劳的意思。不过，由于我们的见闻有限，时间又比较匆促，一定有许多该选的好文章被遗漏了，衷心希望大家不吝指出，加以补充，使这个选本能更臻完善，那就不只是我们几个编选者之幸了。

最后还需略说几句的是，既然这个选本所选的散文，并不限于美文，或者随笔中的精品一类，那么我在前面所发的那套议论，即关于散文作者要能散淡的那番话，自然就完全不合适了。其实谁都懂得，不管是写哪一类散文，一味要求作者散淡都是不合适的。一切文章，不是描写客观事物，就是表达主观情意，往往是二者兼而有之。无论是客观事物还是主观情意，都是形形色色，多姿多彩，而且千态万状，变动不居的。你怎么能用一种态度和眼光来观察它，用一种笔调和手法来描画它呢？古人说：“文无定法，神而明之。”凡是脱离了具体对象，脱离了规定情境，孤立地谈文章作法，谈艺术表现手法，并且把它们绝对化起来，都没有多少意义。相反，倒是很容易把人们引入歧途的。不过，我所说的散淡，却显然并不是说的写作方法，而是说的一种心态。散文确乎是最见性情之作，尤其是那种自抒怀抱的随笔式的散文，切忌矫揉造作，写作时最需要一种自由自在的闲适心态，而不能掺杂任何世俗的名利打算。一个人在什么时候最能取得这种闲适心态呢？那就恐怕只有在当他能够散淡的时候了。我正是鉴于在我们的生活中这种闲适心态之日见稀少，甚至邈乎难求，才提出这个并不高明的主意来的。不知大家其能谅我乎？

1995年2月5日

目 录

王元化 (1920—)	
《思辨发微》序	(1)
序《无梦楼随笔》	(5)
唐湜 (1920—)	
火星	(9)
大树下的沉思	(11)
六十载遨游在诗的王国	(14)
彭燕郊 (1920—)	
浪子	(22)
郑敏 (1920—)	
闷葫芦之旅	(26)
黄宗江 (1921—)	
初恋	(32)
书卷气	(33)
江湖的小行脚	(34)
君子	(36)
舒芜 (1922—)	
蔡元培的两次说媒	(41)
才女的冤痛和才子的残酷	(45)
林斤澜 (1923—)	
“夜半歌声”的歌者	(50)

两个作家·····	(52)
微笑的失落·····	(53)
注一个“淡”字·····	(57)
黄永玉(1924—)	
太阳下的风景·····	(70)
不一定是序·····	(89)
米修士，你在哪里呀！·····	(90)
画家的摇篮还是蜜罐·····	(95)
好笑和不好笑·····	(97)
茹志鹃(1925—)	
紫阳山下读“红楼”·····	(101)
致聂华苓·····	(104)
黄宗英(1925—)	
想你，阿胡子！·····	(106)
公刘(1927—)	
刑场归来·····	(112)
陵园的厄运·····	(117)
宗璞(1928—)	
哭小弟·····	(120)
没有名字的墓碑·····	(125)
写故事人的故事·····	(129)
他的心在荒原·····	(133)
霞落燕园·····	(139)
陆文夫(1928—)	
快乐的死亡·····	(145)
吃喝之外·····	(146)
高晓声(1928—)	
野鸭篇·····	(151)
新凤霞(1928—)	

瞎大爷·····	(154)
发愁与胆小·····	(157)
好睡·····	(161)
恩犬·····	(166)
白桦 (1930—)	
混合着痛楚的愉悦·····	(175)
李国文 (1930—)	
卖书记·····	(179)
邓友梅 (1931—)	
看戏·····	(188)
饮食文化意识流·····	(192)
从维熙 (1933—)	
美人鱼与紫贝壳的夜话·····	(196)
海中听海·····	(201)
邵燕祥 (1933—)	
墓碣上的真话·····	(205)
关于喝酒·····	(208)
王蒙 (1934—)	
别依阿华·····	(211)
我爱喝稀粥·····	(218)
《白蛇传》与《巴黎圣母院》·····	(221)
蘑菇、甄宝玉与“我”的探求·····	(225)
人·历史·李香兰·····	(230)
猫话·····	(238)
搬家·····	(241)
张贤亮 (1936—)	
父子篇·····	(246)
谌容 (1936—)	
名字招来的灾祸·····	(253)

兴趣种种.....	(258)
求画记.....	(262)
张洁 (1937—)	
拣麦穗.....	(267)
盯梢.....	(271)
潇洒稀粥.....	(278)
这时候你才算长大.....	(285)
莫应丰 (1938—1989)	
我的小鸟儿死了.....	(288)
赵鑫珊 (1938—)	
我和《夏天最后一朵玫瑰》.....	(294)
黄昏却下潇潇雨.....	(299)
戴厚英 (1938—)	
塌方.....	(304)
安份守己.....	(315)
流沙河 (1941—)	
蟋蟀国的《春秋》.....	(317)
读《蜀人赠扇记》.....	(326)
世象四则.....	(330)
刘再复 (1941—)	
又读沧海.....	(331)
戴晴 (1941—)	
先生的不幸与不幸的后生.....	(335)
冯骥才 (1942—)	
书桌.....	(340)
灰空间.....	(347)
爱做事的哈克.....	(352)
送礼.....	(353)
空屋.....	(355)

刘心武 (1942—)

松本清张一去不返..... (359)

仰望苍天..... (368)

周国平 (1945—)

孤独..... (374)

幸福的悖论..... (379)

王 元 化

(1920—)

湖北江陵人。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0年前曾任中共上海市文委委员，并任《奔流》、《地下文萃》等杂志编辑。解放后在震旦大学、复旦大学等单位任教。1955年在胡风冤案中受株连。1977年复出，曾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兼职教授。主要著作有小说集《脚踪》，论著《抗战文艺论文集》、《文心雕龙创作论》、《文学沉思录》、《清园夜读》等。

《思辨发微》序

本书是《思辨短简》的增订本，由原来的一百多篇，增至二百余篇。原有的篇章删去了一些，留下来的也都经过了修改，主要是文字上的润色，内容则一仍其旧，以保存不同时间的思想轨迹。关于本书体例，请参阅附录，这里就不再多说了。编者要我换一个书名，原拟用《海上短简》，但是承义认为这个名字不好，现在就用他建议的《思辨发微》作为书名。

书中收有一些辩难文字，不论对方是相识或不相识的，我们之间的争论，并不含有学术以外的动机。自然我也碰到过恶意的攻击，曲笔构陷，捏造罪名，但这已不属于理论研讨的范围。我

感到庆幸的是，我的对方也往往持同样学术民主的立场，并不以我的驳诘为忤。我曾对《中国意识危机》的作者林毓生教授提过反对意见，我在我们经过比较激烈的争论后，他成了我所敬重的朋友，虽然我们的意见并未达成一致。心灵的相契有时比观点上的分歧更为重要。我很佩服青年友人学勤的远见卓识，他在为《传统与反传统》所写的书评中，就预告了我和那位后来结识的友人在精神上的接近，而那时我并不同意他这种说法。我深深服膺十力先生所言：不萌自足之念和不挟标榜之私的学风。他曾特别揭出“虚己服善”这四个字，以为亭林、船山诸老遗范可师。十力先生的放达性格最易被人误解，以为他是那种意图一手推倒天下豪杰的妄自尊大者。可是读了上面那些话，谁还能这样去看待他呢？他是一个很会读书的人，常以自己的至情与作者精神相冥会。如他读庄，曾就《天下》所叙，称惠施应黄缭之问，偏及万物而不休，乃是一大科学家。他看出庄子描写惠子博学之神趣是极详尽、极生动的。又称，庄子责惠施的逐物之学，只在其不知反己，而并不在其所阐发的科学思想。这实是高远之见，为肤学者所不能道。我尤其赞赏他论庄惠关系的几句话：“二人学术不同，卒成至友，博学知服，后人无比懿德也。”的确，学术界似乎尚缺乏这种气量与风度。我谨记这几句话，为的是鞭策自己不忘涤除逞强好胜之风。十力先生于一九五九年出版的《明心篇》，对孟子不无微词，曾遭非议，迄今未息。我不想为他的以大同反小康思想作辩解，但我认为他把孟子所主张的以圣王治天下称为“谬想”，是含有反对专制主义深意的。孟有胜于孔处，也有不及孔处。孔子有攻乎异端之说，但他毕竟主张和而不同，这就比孟子不息不著的激切说法显得宽容了。

这里，我要订正本书中的一个错误观点。过去我相信黑格尔说的人性恶要比人性善深刻得多，我对荀子的“善者伪也”作了肯定评价。可是近年来当我进行自我反思时，也对黑格尔作了再认识。我对他的上述说法感到怀疑。七六年我的《韩非论稿》，只

说韩非继承了申商衣钵，发扬了韩国重术的传统，而认为他与荀子性恶论殊少关联。其实，他不过是把荀子的性恶论发展到极端罢了。荀子认为人性恶可以通过外在力加以改造，可是韩非不这样看。从逻辑的彻底性来说，韩非是对的。种子可以长出植物，石头却长不出植物，倘使人性中没有潜在的善的基因，不管强制性的外在力量多大，化恶为善是不可能的。所以韩非认为只有利用人的利赏恶罚的自为心，才可令其听命就范。这种性恶论自然不会相信人，尊重人，因为照他们看，人是丑恶的、自私的、卑贱的。过去我只对韩非的法、术、势深觉反感，一旦我弄清楚了性恶论的实质，我不禁对这种惨刻理论感到毛骨悚然。它给天下苍生带来多少苦难！我始终怀着人是神圣的信念。我相信罗曼·罗兰说的心的光明。我发现我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也有几乎是同样的说法，这就是心本身所具有的“明几”。《船山遗书》曾抨击王阳明的格物致知为“孤明”，意谓王阳明所说的良知只是空洞的知，而没有情和意的参与。这种批评是否中肯这里且不讨论。我觉得王船山认为知、情、意必须结合在一起的说是十分重要的见解。过去中国知识分子大都把自己的人格力量和学术良心渗透到治学中。陈寅恪为王国维作纪念碑铭提到独立精神自由思想就是一例。而陈寅恪本人则更多的具有这种精神。

人的尊严是不可侮的。青年时代，我在一本通俗小册子里读到伽里略的事迹，我一直记得伽里略创地动说受到教廷审判宣告自己错误的情景，当这一切完毕以后，他怀着屈辱站起来说：“可是地球还是动着的！”至今我一想到这事，我的心仍会感到战栗。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

本书自过去的文章撷取的片断，就时间来说，从1940到1990年，已跨越半个世纪。我感到遗憾的是，由于境遇，也由于疏忽，我没有把想写的都写下来。年轻时，我喜欢过一位如今似乎永沉忘川再也不被人提起的俄国作家安特莱夫。他曾被责为阴冷、灰